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孝感天 第五回 投旅店甥舅巧遇 送吉期父女相逢

為人生在世，富貴誰不愛貪。 離合悲歡是天然，好心神明照看。
善心先難後易，惡意先易後難。
命中該當受貧寒，不可暴怨蒼天。

《西江月》罷。話表李天賜牽馬進店，當槽的小二從裡面出來，口尊：「客官莫非下店麼？」李天賜回答：「正是下店。」小二說：「店中有兩位販馬客人，占了上房。」李天賜說：「就是小房屋也可，只要有喂馬的地方就算是方便。」正然講話，從上房走出一人，奔至近前問道：「那不是外甥李天賜嗎？」李天賜抬頭一看，說：「原來是母舅在此。」遂給母舅叩頭，請安問好。店家說：「老客既是甥舅相會，何不回到上房一敘。這院中有風，豈是長敘之處。」甥舅二人隨同進了上房，店家把馬拴在槽頭，將馬上行囊送進上房。

他甥舅進了上房，屋內一人迎出問：「老賢姪從何處而來？」李天賜見是族叔李常，遂上前請安問好，各自落坐。李天賜口尊：「叔父，出外必然發財還家。」李常見問，「咳！這不是顏國順嗎？他可發了財，從口北販了這一群馬來。我的時運不濟，給你母舅顏國順作了僱工伙計了。」顏國順命店東殺雞、秤肉、沽酒，店家連忙答應，前去預備。不多時已齊備，擦抹桌案，擺列杯盤。三人按次序落坐，飲酒敘話。

顏國順問李天賜從何處來？向哪裡去？李天賜見問，心中暗思，不如我鬼混一番。遂假意含淚說道：「自從你老不辭而別，家鄉年景荒旱，人吃人年，我的表妹生餓死。我逃奔他鄉，在濟南府乞食，偶遇恩公朱孝廉，收留我充當書童。學院下馬，我去赴考，中了舉人。朱恩公將親生女兒為婚，贈我二百兩銀，令我回家，選擇良辰娶親。我到家祭奠墳墓並修理房舍，故此是從濟南府來。」這一片半真半假的言語，顏國順信以為真。聽說女兒餓死，不由的落下淚來。事到其間，也無法可施，遂說道：「咳！桂香丫頭是無福的孩子，擔不住作太太。若依我說，朱相府那二百銀子咱也不使他的，你將銀子給他送回去，多給他一百兩，將親退了。我想你即中了舉，名聞一省。咱們本鄉本土必有向咱作親的，這濟南府到咱家相隔七八百里路，往來不便，我是你娘舅，如你父母一般。你回去斷了這一門親，才是正理。」李天賜說：「理當遵娘舅之言，甥兒前去退親。奈那朱相府是宦門之後，縉紳之族，他又是舉人。甥兒若前去退婚，他若應允，無是無非兩得其便；一旦不允，能不貽笑大方？他必然說可見中了舉就要嫌好道歹，挑鹽惡疵，又嫌路途遙遠。若未中舉時，不但七八百路，就是一千餘路亦不嫌遠，必然結親呢。依此看來，這門親事退不的。不如我娶過門來，若不將娘舅當親父孝敬，我將他休了，強於今日退婚。娘舅你看如何？」這李天賜所言是大畫卷小畫，畫裡有了畫。那顏國順只知女兒餓死，哪曉親生女兒在濟南朱相府內？聞言少敘。顏國順聞聽外甥之言，無心退婚，隨即說道：「既不退婚，娶親是事，亦不可鹵莽。俗云：不怕誤了限，只怕事不辦。你只管放心，我掙來幾千銀子，你娶親用不盡，必有餘，一同回家，多待一天兩天也不為遲。若你先到家，從小無經理過事，還得我辦理。不是我同著你族叔說論，你李家莊你們姓李的是一大戶，他們都是吃你的費用你的，到了正經替你辦事，俱是撮撮擠擠，誰合你一心靠膽，正經去替你辦理事？我在那莊上亦有年頭了，哪個不知，哪個不曉？」李天賜聞言暗喜。三人用了晚飯，遂即安歇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清晨，顏國順向店家算清，交還了酒飯、草料、店錢以外，又賞了當槽的五百錢。李常將馬趕出店外，當槽的給把垛子搭在馬上，甥舅二人接轡上馬。盼家的心勝，催促李常趕馬速走，一天就走一百餘里，只四、五日來到李家莊。那些眾街坊鄰居迎頭問好、恭喜，甥舅下驥致謝。眾鄉親隨同來至大門前，看了看大門封鎖如故，忙取出鑰匙將大門開放，將馬趕進廄中，遂將垛子搭進上房。那些鄉黨鄰裡陸續皆來看望，熱鬧了數日。

這顏國順乃是堂堂男子，正直無私之人。當日他姐夫、姐姐在日，積德行善俱托他，並無剋扣資財之事。故姐夫、胞姐下世，自代李天賜照料家務。亦是這李家本族貧人太多，皆來啃咬，家業堪堪敗落。無奈拋了李家，奔到關東挖參，發財還家。聽說女兒餓死，這李天賜又不是親外甥，他竟不絕親誼，掙來的銀子任李天賜使用。後來李天賜娶親之後，盡心孝養顏國順，這是後話慢表。

且言甥舅商議娶親之事，擇了十二月初八日起身，二十六日過門。李天賜說明來回總得十八天，若到朱相府送吉期，你老亦須認乾閨女。顏國順說：「論其娶親我當去，托不的外人。我可不去送吉期帖子去，你教我認乾閨女，這是那裡話？難道鄉紳家的閨女見我不拜，豈有此理！」李天賜說：「必然相見。既然娘舅不送吉期帖去，我另派人同你老前去，一路上好照顧馬匹。到濟南朱府時，就令跟去的人前去投帖，似此何如？」顏國順回答：「這卻使得。」這李天賜的主意是恐怕娘舅知曉賣他表妹之事，所以教他前去送吉期帖，先見他女兒一面，歡喜歡喜。遂親身走出大門，來尋巧嘴孫惠。

在莊頭遇見孫惠，喝道：「孫惠！你當日說是青州府馮相府內買使女，我去訪問馮相府，並未買使女。目下我娘舅還家，定要他的女兒，你便怎麼處治？」孫惠每日巧嘴會辯，今到這個時候，只唬的面色立改，啞口無言。李天賜見他這樣光景，隨即說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願打願罰？」孫惠聞言，口呼：「李老爺，這受打怎麼說？受罰怎麼講？」李天賜說：「若是願打，寫帖將你送在當官，打你四十杖板頭，號枷枷你一個月釋放；若是認罰，你伺候我娘舅赴濟南府朱相府中投帖，權當家人，回來重重的賞你。你可樂意否？」孫惠說：「小人願去。我也無事，我情願投在老爺門下使用。」李天賜說：「你既情願，可有一件，你不可將那賣顏小姐之事對你舅太爺提說。」孫惠說：「小人焉敢提說？」李天賜將孫惠領至家中，孫惠給顏太爺叩頭請安，顏國順命他備馬去。顏國順遂即打典袍套靴帽，又將控參嫌的銀，在京捐納的縣丞職分的頂子搭在包袱內，皆擡在馬上，走出大門。見孫惠在門外牽馬伺候，遂乘馬，孫惠也乘上馬在前，鄉導為頂馬順，撲往濟南府大路而去。

一路上饑餐渴飲，晚宿曉行，非止一日。那日到了濟南，進了東關，看了旅店，進了上房。淨面換衣，令孫惠前去朱府投帖。這朱孝廉正在書房閒坐，觀書吃茶。家人進來報道：「有沂州李大姑老爺那邊差人前來下帖。」言罷將簡帖呈上。朱孝廉接過一看，原是全簡。即從封套內將帖取出看了看，上寫「十二月二十六日嫁娶吉期」，又見封套內還有一封書字，取出一看，外面寫著「朱大老爺親拆」，遂即拆開觀看。上寫：

門婿李天賜頓首百拜岳父、岳母老大人座前萬福金安，體質康健。吉人天相，信不誣也！敬稟者，門婿還家，托老大人福庇，一路平安。刻有門婿娘舅至貴府拜謁，萬望二位老大人約進後宅，令婿舅父女晤面。幸甚！幸甚！

朱孝廉觀罷書信，心中已了然。暗想：「是了。這賣妻之事未與他娘舅言明，因此托他娘舅送吉期帖，暗使他父女相會。」想罷，遂即走出書房，來至大門外。見一人站立門外，遂問道：「你是沂州來送帖之人否？」孫惠說：「我正是跟隨顏太爺來的。顏太爺現在店中，小人先來投帖。」朱老爺聞言暗思：「幸虧我未莽撞，稱他是親家，若稱他為親，豈不丟人，令人嗤笑？」遂問道：「你領我到店中去。」孫惠聞言，頭前引路，朱老爺在後相隨。有兩個家人，一同隨往。

不移時到了旅店門首。孫惠先進去，到上房回明：朱老爺親身來請太爺。顏國順聞言，急忙走出上房至店門。只見朱老爺和顏悅色，口稱：「親家既來在敝處，無庸下店，有的是餘房。」顏國順含笑口呼：「親家！愚弟是先令家人至貴府投帖，隨後前去拜謁老兄。又蒙老兄台親自前來，愚弟何以克當？」朱老爺笑說：「親家大人休要客氣。」遂命家人牽馬搬行李，算還店帳，二人步行來至朱府。謙謙讓讓一同進了待客廳，分賓主落坐。家人獻茶裝煙已畢，遂又擺上酒筵。朱孝廉站起口呼：「親家少坐，小弟到後宅通知，暫且告便。」言罷走出客舍，來至堂樓。見了夫人，遂曰：「顏桂香之父來送吉期帖，有李天賜的一封書字，令他父女相會。想來無對他娘舅說明顏桂香在這裡。咱今弄一笑場，只任你這般如此，如此這般。且不令桂香知曉是他父來了。」言畢出了

後宅，來至客廳。顏國順欠身，朱孝廉口呼：「親家，拙荆聽說親家來，預命小女與親家叩頭，我陪親家到後宅。」顏國順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怪不的甥兒教我來認乾閨女，我自想未必見的面，誰想他竟要給我叩頭？」想罷吩咐孫惠從稍韃內取來一封銀，袖在袖內。此時朱孝廉明知其意，亦不好明言。兩個家人在前引路，親家二人相伴，往後宅而來。

府中有一家人自外而來，跪至朱老爺面前稟道：「小人的父親亡故，不能前去與姑娘扮那嫁妝。」朱老爺說：「你且自便，其下定度。」那家人叩頭而去。遂來至四重門首，府內家人將孫惠拉住說：「休往前走了，我們皆不敢進內，況且你是初來乍到。咱一同回外面去罷。」孫惠隨同眾家人向外面去了。朱孝廉陪著顏國順來至堂樓敘坐，使女獻茶。飲茶畢又獻上酒，舉杯方飲，老安人從房中出來，口呼：「親家安好！老身萬福了。」顏國順欠身還禮，老安人命女兒出房拜見。

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